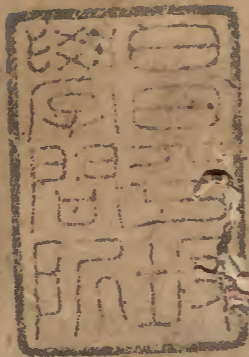


宋史

傳四十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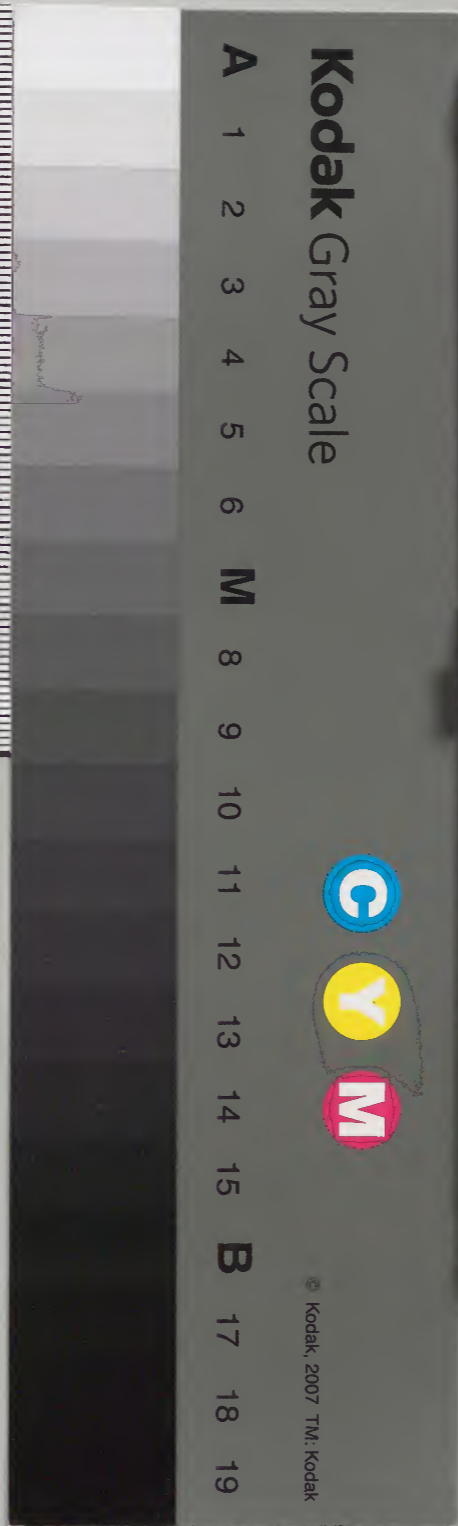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四六	
		四九	
一	二	八	類
二	二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	一	〇	漢
八	二	六	書
二	二	九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73)		
函號	281	23	

卷之七十三

七十三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四十四

宋二百八十五

臣博學高才直諫國事 劉晏 丞相 國子監 國子監 國子監 國子監

勅修

淺草文庫

陳執中

劉沆

馮拯

賈昌朝

第昌衡從子炎

梁適

字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之復言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

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試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婚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事嘗劾奏之利用挾私怒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為群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司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以守方略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蕃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關邊關門祇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有委邊臣扞存之及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

黠羌如涇原康奴滅滅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
不肆剪除恐終為患今軍湏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
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
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
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
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
七處量為管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
靜守以驕其志蓄鎗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
騎卒以減轉讓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湏主張
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既而議刺土

兵父不決罷知青州又以次員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
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
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
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
焚之表解兵柄以為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
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
州於是請城傳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
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
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
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
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
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
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學士
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
以為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
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
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
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

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
之內外為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進冊為
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輶奉行至
以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父
之嬖妾答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
中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執中
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
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
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
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

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媿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群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

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收出沆奏

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詐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徭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
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
官又募士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
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
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
侍郎踰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
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救既敗繫獄沆抵
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
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

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
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
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
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
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
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
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
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
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

嘉靖丁巳年
監生芮汝信刊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
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
陳甸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
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
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
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
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
文館大學士弼監脩國史沈遯兵部侍郎位在弼下
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樞密之誤乃帖麻改沈監
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沈既疾言事官因言自

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
之必勝而後已尋務挾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
大夫執政異其言進擢尤速沈遂舉行御史遷次之
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
沈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沈挾私出御史時樞密
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沈奏曰御史去陛下
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辨
不已罷沈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
刑部尚書徙陳州沈長於吏事性豪爽少儀矩然任
數善剽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此

四百一
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環草詞詆沉其
家不敢請謚帝為篆石碑曰思賢之碑子瞻嘗為天
章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相陰公劉魯嘗死俊與從行
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六祖赦出之授後校太子賓客
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
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
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
南早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言權知
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

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為度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請文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
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
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
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
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通祀畢單恩拯與通判
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為屯田
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
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
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

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判三司度
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
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
用兵王超傳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
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
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
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
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
河東拯及陳堯叟為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
相何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主
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
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
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
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
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
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
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
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取勝
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

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慢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專為廟享制製蠶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莫敢言其失也

王旦進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天下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曰命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為儀仗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

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奏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尚書知陳州言宗嘗謂三日曰拯固求開郡何邪且對曰馬知節嘗議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為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

演惟演跋錯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固自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泰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為司徒王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為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帥內賜告及旌纛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褥錦綺昇然拯平居自奉甚廉頗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言第累日
行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
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
入相極以太后兩家力言之遂出惟演何陽子行已
伸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為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
憲州因治狀增秩歷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
夏人既納款疆臣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為戰具議
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為與國元昊入貢容懷
詭計幽燕治兵或為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

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為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
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警部且盜耕畷野河西
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姦
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取
足矣五臺山寺調廟兵義勇繕葺為除和糴穀三萬
行已謂不可捐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閣
門使四邊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六名府路馬
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莫之集元祐
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閣

四百八十二
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廬州又
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宣州天聖中改桂宣融
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宣
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言有并相傳不敢
飲飲輒死仲巳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
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仲巳故以花盛
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象染院使領榮
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
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
趣仲巳討之仲巳日夜疾馳至宣州繕器募丁壯

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仲巳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
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
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唯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
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
部卒以覆將畏仲巳日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
罪請於朝命其以勞還西上閣明使知宣州樂善
樂冠武陽仲巳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
堪負險強黠抄誘邊戶為疆場患仲巳設伏擒捕皆
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官一年徙桂州改右武衛
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四

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
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
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初
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
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旣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
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乃止之乃上言
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
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
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
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
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
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
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揚崇勲李昭
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
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以抹弊之一端也又上
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

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帳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乎與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與馭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

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與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令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以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村能絕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貧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為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者

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絲者答責之異時被鎧甲冒霜
露戰勝攻取皆以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
三年轉員謂之落擢正授雖未能易以制郎不必一
例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況今
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步之法以明教
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立下相接
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
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
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
鮮羈縻之臣恐不可勝筭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
北則雲中雁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
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
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
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以中國惠也宜度
西方諸國如沙州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
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
則則勢分而豐生體解而瓦裂矣其五曰緩蕃部屬
三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
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疆敵迫之塞上諸州貌焉孤
豈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

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
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
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
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
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
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
鎮靈武筦推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江
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謀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
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
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
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
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
士為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
望敵知來無陷兵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
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
臣七十勳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
拘因疏老昏不任事者八人今致仕慶曆三年拜參
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
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湏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

言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
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督殿大學士
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
昊歸石示孫讓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
多不死示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
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
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
之恩當別奉慈廟加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
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
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一回辭元昊既款附請宰相罷
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
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
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而不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
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
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
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兵育數與昌朝
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
通判諸已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
朝議欲從輕坐兵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
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

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
飾有與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
借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第從契丹聚亡卒勇仇
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
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
昌朝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
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
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

闕入觀留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
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
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
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
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
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龍亢龍有悔悔者
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
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言矣用九見
群龍無首言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矣萬機天下久
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

宋史一百八十四卷

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三畿請折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為三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尚胡言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實棟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拯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討與帝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為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泖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迺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經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

四百令二
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宦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具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諸育世以為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登世奉朝請大夫第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更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弩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

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轉運使徙兩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為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筦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諲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

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忙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廊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不民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

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為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為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趾黎桓之墓丁璿也朝

廷以孫全興將兵討馬湜與王僕同掌軍事黎桓偽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僕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分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為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絹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僣稱神以詛

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亦可拒而詎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奇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擬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杯瑀由中旨侍議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贊為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

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萊蕪治鐵
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為之自是民不
憂治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
塋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為朋黨擯遂留為翰林學
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
刑院權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
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
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
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秋青討
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

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
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
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
三守忠求為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養皇儀殿
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
制由是浸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
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
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
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為市內交於適
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即還虞卿三

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間為屬
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
且罷所益兵羌不為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野河
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并
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
鎮檢校太師復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
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燕侍中謚曰莊
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
先諸路成役書曰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

大夫陳次升又言子美綠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
其旨意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
畿及徙成都路累蹙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
計以奉上至指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
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
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
蓋尋亦山子美用是致位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為
開府義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官卒贈少保子美為
郡繼修公歷然有幹才所至辨治云
論曰一入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

契上意不然何起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
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
阿私深曉時法今而挾習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
中不受私請沆臨事強暴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
此又足稱若焉

列傳卷第四十四

列傳卷第四十五

宋史二百八十六

開禧間司之桂國錄國事前書象相暨復國領經廷事都總裁巨脫等奉

勅

曾宗道

薛奎

王曙

子益柔

蔡齊 子延慶

曾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
人頗務宗道益自奮勵讀書神所著文謁戚綸
綸器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
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
治之人號曾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

竟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
考所言為最首推宗道與劉焯為右正言諫章由
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
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
除一守令雖資財低下而若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
故天下親民者黜皆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
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且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
其應對誤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
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
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
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
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以他日書殿壁曰曾直蓋思念
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
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以急銓格煩密及知
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雷
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投視還拜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曰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

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
 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後子婦人之道也太後遽
 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
 閣育天下英才豈純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
 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
 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
 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為人剛正疾惡
 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
 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
 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
 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
 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
 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
 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
 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終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

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
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
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
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死衣
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
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六運糧至鹽州會久
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
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二父人疲轉餉今幸
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出之翰意解凡民所
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蒲州縣請蠲南閩時稅
贓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錢
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
采而所輸轉倍之遷大常博士向敏中薦為殿中侍
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
黑林平下詔接驗奎問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
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
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
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又
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戶
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

奉子吏因市禁物隱關笑為姦利奎庶得狀請留蜀道
道兼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
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
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
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
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
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
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諺云奎漏禁
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
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榷歲中積粟

三百萬征筭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蜀粟十
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
奎治狀請留壘書寢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
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
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成卒殺人
人皆奔走奎反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
明決多此類也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
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
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

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謂太廟欲被服
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
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
引其衣苦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
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石罷斂因上言請逐內侍
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
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
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
剛不_之句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露醉者
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爾宴幸今天下

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
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爭謀議無所避能知人
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
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
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
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群牧故事六卷上之遷
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
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

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言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迪同選無賓客復坐真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無群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為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

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興始王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信宮災孔子以為桓信親盡當毀者也遼乘高廟及高廟使毀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宗廟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羅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孽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字四百一十八
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
令謚文康曙乃嚴簡聖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
浮圖法齋居其跡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
修尹洙為官屬脩等頗游其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戒菜公晚年之禍邪脩等
對曰以儲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
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為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
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二卷莊子音歸三篇列
子音歸一篇載斗奉使歸二卷集兩漢訪議四十一卷

子益字益柔益柔字達夫以諡為衛尉寺丞性恬淡
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辭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
京益柔勸曙引年謝事曙不采去終父喪遂以尚書
司明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
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
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
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
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衍政事薦知介休縣
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嚴益
柔史一百八十六

蔡上書論辨言木切直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自
涇原與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
滄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
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倖將軍之職而上等
朝廷其有罪也不聽先倖洙未識面以館閣為
之除校理預蘇舜欽奏即會醉作傲歌時諸人
吳遂熈寧相童得蒙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
陰主之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
益柔罪也韓琦為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臣今西陽州六事何限一不為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亦此其意可見失帝感悟但
黜監復州酒久之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
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
為兩瀟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
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
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
起願參以唐四善無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熙寧元
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
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

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
盧杞憲宗之皇甫鏞帝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
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
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
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
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因滯且遇舉
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
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璿遇明堂恩中
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
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望相怒其不申

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知
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群
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
語渾而厲氣壯而長不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
柔去不為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
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
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仲思瞻能閱之終篇者
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緝為萊州膠水令
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

四百个
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
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
丞通判兗州徙維州以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
宗初為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
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
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為翰林
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內侍
羅崇勳主之命齊為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詠
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為

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齊宗道固爭留之
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為右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
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
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
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為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
得繫獄連逮其衆帝怒使齊詰問之齊曰此小人無
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趾虐其部人殺宣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

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
開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
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三旌雄必殺人除
名齊雄太后烟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
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官是
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
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搆
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
曰寇準忠義聞天下杜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
我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

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祭天於
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送議帝前齊
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
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
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穎人見其故吏朱案
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
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然不從以與徐
人劉頴善頴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
又以文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億劉隨段少連後齊
為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死有遺腹子

日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
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
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
辭疑焉詢之果為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
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
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廉
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
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
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以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

判官蔡鞏劾其擅與朝廷問知狀易懷他道韶入朝

延慶攝眾帥元夕張燈弄樂際伏兵北關下遣其種

二十九人為請求屬將舉火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

徇伏者宵滴審言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

迎延慶命母軀出即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

卒敗死徙知成都府無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置都

鈐轄于是特命之茂州鞏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為

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群蠻中無城壘懼

桓鹿角為固蠻每夜入剽人畜徵貨來贖民患苦詣

部守本瑱請築城班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

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為利築之蠻酋訴謂
侵其上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邵之明日又
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
殺一蠻酋乃退然游騎猶透四山南北路皆為所據
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
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在
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
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
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官
致生邊患從知渭州仍降為天章閣待制夏人高城
苑麻疑邊境有謀使入入塞賈馬使執以告延慶曰
彼疑故不親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歸之
入敵境接其使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
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常爾也夏人悅
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傲其制剖分正兵弓箭手
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
拓戰之別步戰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為別隊
各隨所近分給馬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
制之處不用於城若較其遠近而為區別使蕃漢無
得相雜以防其變且為書上之時鄭延昌惠卿亦分

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
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州復龍圖閣待制
帥高陽院歲復且堅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為工部吏
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塋延慶有
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為
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
毫自予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
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
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
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
斷微為時良吏在位人多薦拔名臣若請群臣立家
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列傳卷第四十六

宋史二百八十七

開禧當三司管鑿國書圖書若丞相修國史以禮部都總裁臣既等奉

勅修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

趙安仁 父子子良 規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復泰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

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
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召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
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秘書丞改
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郛
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薨制
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
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
上王者兼珥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
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石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
或作汝師指一人曰此十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

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
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
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
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真宗
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
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無右諭
德轉度支郎中即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
翰林為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
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冒雨臨其喪礪就舍委巷

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
書中使護塋礪為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
篇在翰林制誥迂恠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
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
至道初與張庶凝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即位皆
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嶠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
今父温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温舒亦進士
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
必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

牋奏詞敏而麗温舒拊背曰此兒在國器恨吾兄不
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
州權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
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
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加戶部員外
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
祇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
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
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
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司至道元年為翰

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
加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丁內艱起復咸
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決大
名以扈從軍列為行陣親御禮甲於中諸王樞密介
胄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便
發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大醫診視撫問相繼
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
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
綸為太祝純為奉禮郎第某為光祿寺丞灌為大理

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憶之

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
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詭曉音律妙於奕棊筆法
道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
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
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
記室參軍溫舒三子沆灊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
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
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為
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為

安撫使未行罷為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張後古擅
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
奉官後為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解有清節居
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
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
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號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
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
州防禦推官父夢讓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
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

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可
急盜賊群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
於獄又教無賴民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
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評問狀嗣宗乃得釋
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
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
速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
俊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
械嗣宗下吏削秩令械復官尋以劾書丞通判澶州
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上言本州推酤斗量

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贖者三石以上坐死有
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令並準省斗定
罪從之入為三司開拊推官以正言充河北轉運
副使時邊境用兵糧輸為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
展効就賜緋魚太宗時議親在嗣宗上言契丹必
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為度
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救本司署門取藥為
直官宋鎬所殺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
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具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
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度支部郎中賜錢百

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為政暴率聞徙知耀州
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
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
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
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貧穢者或致豐給廉謹者
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
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
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
梁穎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四十六

六

監生芮汝信刊

者衆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選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季錄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

馬以給壯盛戰士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之召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之責加無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蔡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閉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

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
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搆冕懼反坐乃求
寢息會愆兩嗣宗請對言孔冕為王曾所訟儻朝旨
鞠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緋
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
公堂行首李永坐賊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
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
為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
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為縣吏坐為本
部節度市羊不輸筭除名及公堂關人李沆以

梧因選擬官復用為副行首在省祇事四年陳
班叙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
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
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充
鄆若兩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
在人口王曾尚君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
章以聞真宗語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
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
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
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

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副宗復對且謝前
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
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
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蕪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
嗣宗願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
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
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
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襪
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無斧之豕
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第

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圍二百餘里奪編吐厚利
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
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
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
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
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
語為之誦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
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
州發邊肅姦賊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
邊肅為去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

寇準為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
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
為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
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
改靜南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
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為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
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
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
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
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

新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墳中五年卒年七十
八後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聞
宗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
驟言凌進群類為中丞日嘗念宋白郭贇邢昺七十
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
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性此
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嘆之嗣宗好為文而札尤甚
奉祀之歲近臣皆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
揮盛德慮為後所誦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
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

奉官閣門祕候馬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
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
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
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捨遺
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南
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
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
在城中昌齡包苴錙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
藥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為証召賜金紫擢

禮部郎中逾月為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
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
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留化新白
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
今宜令送官以平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
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
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
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聞以論
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蓋數日授
右諫議大夫充立部使三年改度文使拜御史中丞

四百令十五
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司中
丞以下皆親臨鞠問不得專貴所司李繼隆受命河
朔征討不赴臺辭言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入効陝
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
寶壘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占謙便殿
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
臨之即然誘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懷無所建
明真宗即位加左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
節度行軍司馬咸平二年起為殿中少監會詔群臣
言邊事昌齡來而陳事機不報主均之亂命知梓州

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丞代還知河陽丁
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
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
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秘書監遂
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錄子虞卿試
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
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為
秘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

宋史列傳卷四十一

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劍縣治有惠
愛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
稅知靈池縣劉均蔡齊舉為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
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
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
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閣門使王
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
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紘悉得其寃抵卒罪降遵
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
南有聲會檜禳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
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紳譏詈于其間何以示中外
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遷侍御史
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
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庫豐財用為守禦備舉神世
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事權同判
流內銓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
城卒二人與借空其舉持使者悉疑息以避中傷前
此劄請為所誣坐貶久不復叙使還具言其詳稍從
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
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

仁

字四百个
方介有文材為於交游與劉頴為交頴任後任子恩
官其子第總進家三班借職社行薦為閩門祇候鎮
戎軍左亭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綠邊安撫副使
韓璋為知保州以立驥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
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官者爭利宣積公使發財米三
千斛為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閩門使留再
任卒于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人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號州刺史父
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為
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

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直授其任權宗正丞
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
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為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
府司錄兼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
高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邊隄
以紆湍決孚言治邊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
滑二州立分水之制特決河未平直惜民力而寢焉
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召拜秘書丞賜緋魚受
詔鞠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
出知舒州改廢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

宋史列傳卷四十六

策李奏議曰臣愚以為不可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
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
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
斷一舉成功當其逆賊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
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來賓全
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上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
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
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

心為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
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
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
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為考會賜
金紫因顧安仁問曰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
曰乎名士也亟召問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穎
悟幼時執筆能大書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
趙普沈倫李昉石印載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
第補梓州權鹽院判官以親老弟果往會國子監刻
五經正義板本以中仁善楷諫遂奏留書之歷大理

宋史二百八十七 李後唐

四百一十八
評事光祿寺丞召
糾時王侯內戚家
絃阮時多獻賦頌
時稱安仁李諤楊
遷太常丞真宗即
出師大名安仁上
五急務二者其一
邊民行優恤之惠
五者其一選將略
軍政其五愛民力
副夏候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舜有將校咎所部
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
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
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
稱安仁文行尋顯卒即以安仁為工部員外郎充翰
林學士初平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
北道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
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觀見儀制多所裁是館
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
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

嘉靖丁巳年
監生芮汝信刊

定

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
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為解將辭復
左任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
賜之衣可平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
伴東之談次頗矜其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
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
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
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
他其敏於酌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
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
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
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
制度置使判兗州禮畢復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
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繼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
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
士平允是故獨無謬誤一得賜詩嘉之尋知無宗正
卿舊制官闈今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
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

四百一十
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為仙源積慶圖皆統
例精簡奏置修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憲右丞
是夏又為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
定功成固執前代陛下尚觀度政所食之德然而君
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為式於天下遠近諸司掌常
務有條例者皆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
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是疾卒年六十
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溫瑜為大理寺
丞良規為奉禮郎承裕為正字安仁質直純慤無所
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
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婦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
自訓導為卑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
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寔替安仁屢以金帛
濟之善訓諸子各受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
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雘校三
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
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
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
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為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為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

嘉靖丁巳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監生芮汝信刊

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
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
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
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羅馬氏時所賦丁口米
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
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郭張子
思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正靳
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
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
百姓請闕殘稅二分為官伐荒以給河歸或以為須

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撤縣遂行而以擅命
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
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為政不甚力然善委
任佐屬祿賜多分賒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
寢於僦兀衾綯薄厚衣服寒溫樂石籍祖飲食旨否
櫛髮剪爪冠冠結帶如內則所試者無不親之及登進
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難立
僕御中嘗從謁字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
諸子令視以為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

幕府考博友吳克在樞密更薦之為檢詳吏房文字
徙知文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
講書考授官而遂院自備緡錄為月餽貧者或不能
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
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
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
中太常少卿權給事中論蔡確童惇有罪不宜復職
大河不可輕議奉回請壘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
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
馬知無不言士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

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身將
復進實徐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
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
動為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拒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
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君錫素
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
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
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
天因清明出郊具真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鼎王堯
學元二八十七

臣蔡抗蔡挺之等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
風義紹聖中賊以有必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
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
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
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
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年彭
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
有雋名嘗因京城六酺踰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
關前已口占數千言然能薄好嘲咏頗為家白所黜

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決死囚
怖之換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為知州
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為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
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
秘書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
停官彭年素貧妻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
即位復為秘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二州
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
士院遷秘書丞知閬州未行政金州四年上疏曰夫
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

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日擇法吏三日簡格令
四曰省冗員五日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
治之坦塗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
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
鎬刁術薦其該博命直史館無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
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若人
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若德
所歸者仁恭已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
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
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乃可防閑

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惠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
富庶之基鯨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
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
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重惟藉至公
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
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
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
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
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茲華是平本仁本義
可以弭兵是為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

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
不廢三畝辰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
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
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堊簣
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政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
萬民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
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
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
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福無愆由茲率土
永戴先天_{天親}無_{洪業}億萬斯年_{預修}而_{符元龜}

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
御史舉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文質翔敷有重奏建
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刑部員外郎與晁
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法條式真宗因命彭
年與戚綸參定多章舊制專務_{防閑}其所取者不復
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社稷請託然真中等者
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定封禪彭年預詳定
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_禮秩二部_{即中}加集
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
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_給次太_宗賜_勳

四百一十八
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行應實大
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皇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
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壞有唐之物景盛
朱梁而下毛風寢微太祖太宗至繼繼宗尚斯文
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修儒術允成實二后
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古乎明君上君臣之心皆
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君上君臣之心皆
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
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
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百世為訓庶宗

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翰林
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無龍圖閣學
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三旦且辭不見翌日見向敏
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且頓目不覽曰是不
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
為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
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為
天書同列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
侍郎參知政事別禮儀院充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為
天書儀備副使又為參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

侍真宗朝天書將請太廟退就中書閣中亦則眩仆
有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察日夕存問遣兵部侍郎
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深泗久
之又觀所居陋弊歎息數日廢朝贈左僕射謚曰文
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
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
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嘉唐四子
為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
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
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刊名之學皆所詳練皆前世所

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政時政大小日有諮訪
應答該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
諤揚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
既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
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聖封禪汾陰三記閣
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
婦人文集所著文集自卷唐紀四上卷
論曰湯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譽揚其施而忠
言善政一無可述惟葉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
取焉宋湜諫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沈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三嗣宗治
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徹儒祀亦人之所難至於
剛復少文謀害三旦三曾與寇准相持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剝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
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
書下矢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殄戰
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
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
上表獻歲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
志爵祿甘為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列傳卷第四十七

宋史二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國書前中書丞相程顥程頤程處義程洵程頤
初修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趙楨

任布

高若訥

孫鴻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
及第為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天府寺
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
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

太宗曰朕自知之名為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
軀幹頗長帝擇大務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
部歲大檢民出租賦平糶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與欲
悉調餉水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
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惠及吾民矣
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
官廩振之授晉州盛果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
一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為荆湖轉
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樞密直學士代張
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遺詠條教蜀人懷之知審刑院

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拜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知院
事明年曹利用為樞密使復為副使再進兵部侍郎
參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
書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
張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
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
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
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
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

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
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
掌儀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
以張知白薦遂為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
士監宿州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為群牧
判官徙知滑州入為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
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大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
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解有淫祠中師
遽命撤去之無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遷為諫

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寵利自薪芻蔬果之
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
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
遂並召為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
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
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
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
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

傳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寃父迺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尋為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而起獨以居安為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善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未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

嘉靖丁巳年

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與寇準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且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楊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

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遣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公皇太后死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脩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庶務知制誥

判吏部流內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
 司使大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代負
 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
 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
 鑄下其議琳曰第五苛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中
 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
 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
 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
 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小大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
 願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辱

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
 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土
 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母白
 也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
 軍中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
 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搆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
 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搆死狀蒙正連姻章
 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搆
 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

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
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
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
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為御史中丞不拜以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
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
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於臣何有帝
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為一易
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
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參知政事遷尚書左

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
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口始不
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
耶又議重賄賄斂羅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斂
斂羅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
合中府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
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
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
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
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賊

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為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為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為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為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既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圓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我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父之少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美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問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叛者為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示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大名府封持重不擲前後守城十年度更官繕
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接櫓之具可不
出於民矣人愛之為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
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卒
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
一出不肯下人然性畜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
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為蓬萊尉就辟
登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
遵解出之遷太常博士王魯薦為監察御史殺中侍

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暴發遵在
廬陵時賊庫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為侍御
史判戶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為體量安撫遷知邢
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為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
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
賓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黎召拜樞密副
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為治尚嚴
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
唐碑碣代磚甃既成得召用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四十七 九 監生芮汝信刊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為宰相祖從
龜刑部侍郎入廟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為河
南人雍中進士第為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
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為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
司河決滑州選為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
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
為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
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為安撫使建言屬
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
為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
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
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元帝竭
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
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
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
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
侍郎太后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
饑疫關中為甚雍為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
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

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
軍河中府益募士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
中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
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踈近者百里遠者二百
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
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
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
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
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
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

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
為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
加大學士初完未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
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
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
師謚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請於
商鞅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
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為小校
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為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闢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為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為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為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為出此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真龍圖閣

使河北諸郡猶榷鹽奏罷之元祐初為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剛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入為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為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

宋史 卷四十七
十一
府再命使遼時興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召為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正之為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為戶部遂改當十錢為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為當時張商英為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

言者論坦助為匱竭之說以搖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趙積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積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分陰為留守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

宋史列傳卷四十七
運使真宗諭曰蜀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
悉條上之祗附常奏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事至
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又逮繫平民楚掠
誣服積適行部意其寃馳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
工部郎中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
察在京刑獄慎從告知開封府其子鈞銳受賂事連
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
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三計歲織裁十餘疋止以歲
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積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

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
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
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
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
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章獻太后崩
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
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
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
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

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監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為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街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下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為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

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達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逐粘用為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為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置制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召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南為鹽鐵副使命管仲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發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濠沱河跨絕泥

四百八十八
察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
未幾為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
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
有未至召為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
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為不才御史魚周詢
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
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改
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祀明堂
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
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

傅謚恭惠子遠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為司封郎
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
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
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
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
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
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
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脩乃
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遠古今班行中無此以并

宋史二百八十八
高若訥傳卷四十一
字後寫

辜遂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
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
君子若訥恣以其書奏殿脩夷陵今未樂加直史館
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
訥言蒙正吏俾賤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
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復其命大慶廢設祈福道
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有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
路寢也豈可聚眾釋為瀆慢闕文應為入內都知若
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
轄又奏二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繞數刻何以盡萬

幾宜賜坐從容如君廷野光故事推天章閣待制知永
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
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三母憂始許行服給官奉終
喪服除如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以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呂有數爭
事上前明年春元早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
和青在宰相三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訥是昌朝
及有皆罷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三則據貝州討
之踰月未下或議詔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輕
不討後且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書壹劾

四百八十一
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
況為賊屈得一遂棄市以一部侍郎參知政事為樞
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三守忠
欲得節度使司執為不可若訥畏場少過而前駟岐
路人輒至元御中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
無翰林侍讀學士尚書丞丞同詳教制置使判尚書
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平禮右待射諡文莊若訥彊學
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六喜申韓管子
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無他醫善雖國醫皆屈伏
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

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也醫多出衛州比
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思忝定尺以制鐘律事論連
年不決若訥以漢省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
上之并損益祠祭張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忞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
軍跌蕩自致不守三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為
監察御史肅宗行日京祐元年禮院奏用之至日冊后忞
奏喪未祥禮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
書指切朝政被劾忞奏加罪安世恐社天下言者請
勿洽黜知衛州山縣道言言時事無貶永州監酒後

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為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
嘗能迹及為左正言論事益有言曰德(向書工部員
外郎提舉兩浙利獄遂以起居舍人為陝西轉運使
時宰相呂夷簡未罷仁宗優詔弗許河上書言自夷
簡當國黜忠言廢古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為王
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怨等中堂取笑
多士改事浸廢之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多遠識
致臨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
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
復思已而不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
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右西
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
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
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
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任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
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
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
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
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

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台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殺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祐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紿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然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贖賞嚴誅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劾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嘗以鎮南為憂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表明日聞蔣偕死帝

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
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
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
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
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徵倖勝乃欲
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
二曰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
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
侵會遣狄青為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
仁輔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

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為樞密副使
張貢也臺追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
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
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
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
檢守杭及并所為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
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
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吳市奴吳高其直沔為恨會
吳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

秘者幾萬端配隸吳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鄔慶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華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去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法去後有訴寔者以無據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槌或以暴怒擊訴

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叅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疆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

驕恣越法及汚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
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
黨遵積檢邪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罷能斷大
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
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
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七

